

第一辑

# 青春之歌三部曲

中国教育学会 / 编

(1)

原著 / 杨沫  
主编 / 端木蕻良  
缩写 / 杨沫



北京燕山出版社

# 青春之歌三部曲



中国教育学会编

义 / 文 / 学 / 名 / 著 / 文 / 库

北京燕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 (第一辑) 端木蕻良/主编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年修订版

ISBN 7-5402-0346-3

I. 中... II. 端... III. 长篇小说-编写本-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1864 号

## 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 (第一辑)

端木蕻良/主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总销

天津宝坻第二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插页 40 印张 80.125 字数 1280 千字

2000 年修订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 000

ISBN 7-5402-0346-3

---

(全十册) 定价：148.00 元 (本册 14.80 元)

## 序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张承先

弘扬爱国传统，对广大青少年有效实施爱国主义教育是摆在我面前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任务。《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爱国主义教育是全民教育，重点是广大青少年。要针对青少年的特点，运用影视、书刊、音乐、戏剧、美术、故事会等形式，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丰富、生动的爱国教材。”

课外阅读是广大中小学生开拓视野，陶冶情操，培养审美情趣，获取丰富课外知识的主要渠道，同时也是我们对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中央五部委向全国中小学生推荐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是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措施。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长要努力深化教育改革，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积极创造条件，精心组织学生开展课外阅读活动。实践证明，中小学生课外阅读什么书，对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此次五部委联合推荐的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都是从新中国成

立以来各地出版的优秀图书中，经过专家评委精选确定的。其中有一批五、六十年代的优秀文学著作，在社会上特别是青少年中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许多优秀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形象曾经教育、激励过一代人，至今还深深地铭刻在很多人的心中。应该说，这些爱国主义的英雄形象，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是鼓舞我们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同时也是对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生动教材。

今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为了充分利用这次重要纪念活动，对广大中小学生进行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帮助青少年朋友深刻了解祖国苦难深重的历史，中国教育学会聘请端木蕻良先生为主编，并由北京汇力科技文化研究所具体策划，编辑了这套《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文库”共汇集爱国主义的文学名著几十部。这些文学名著以中国近、现代史为背景，特别是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热情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者，前赴后继，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者的英雄形象。为适应中小学生阅读特点，同时

也为适应新开阅读课的需要，“文库”采取缩写的形式，并由原著作者和名家亲自动笔，体现了编辑出版者竭诚为中小学生课外阅读服务的一番苦心。

今天的中小学生是二十一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力军，愿全国的中小学生从小阅读好的课外书，自觉抵制社会上不健康图书的干扰，立志做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 原作者的话

《青春之歌》出版于1958年，它的续篇《芳菲之歌》、《英华之歌》则出版于1990年其中间隔了三十年左右。现在把这三部书编成大约三十万字左右的《青春之歌三部曲》，奉献给读者，我感到异常欣喜。三部原著共一百三十多万字。读起来很费时间，几位改编者费了一番功夫，把它们压缩，“取其精华”变成了三本短小精悍的读物之后，它们形式上改变了，但主要人物和重要故事情节没有变。也许它们能更突出原作者的精神和风貌，并把握人物的个性和特点。

文学读物有它的魅力，有感染人心灵的巨大力量。青少年朋友们正在成长时期，你们像禾苗一样需要春雨的滋润。好的书会使你们茁壮成长，一棵小苗会成为参天大树。

我老了，已日薄黄昏，只有寄希望于年青一代，还有更年轻的一代、一代……

最后感谢为此书付出辛劳的同志们，他们用汗水浇灌着祖国美丽的花朵。

杨沫

1995年6月1日

—

天色暗昏，海上风暴将起。滚滚浪涛有如万马奔腾，狂啸着冲击着岸边岩石。

巨大的岩石，怪人般矗立在惊涛骇浪中。在黑色海洋的咆哮声中，在乌云疾走的天幕下，远远的有一个人影疾迅地向海边直奔而来。

人影愈走愈近，风暴愈来愈猛。大雨也倾盆般落了下来。

人影愈来愈清楚了：这是一个年轻俊美的姑娘，她乌黑的大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她苍白的脸上布满着愁容；她紧闭的线条明晰的嘴唇显示了她的倔强和深深的痛苦……

她面向海洋，径直地一步紧一步地奔了过来。

天宇充满了激昂的叫嚣，大海和狂风暴雨紧张地搏斗。姑娘奔到海边，毫不顾惜地一下子扑向了大海。这时一双有力的臂膀抱住了她。

姑娘似乎处在可怕的噩梦中，她为什么要死？是谁来挽救了她？……她疲惫的朦胧的意识已经分辨不清，只是下意识地从那个人的臂膀里挣脱出来，无力

地倒在沙滩上。

“回去吧！这样大雨，冷……回去……”

那个人的声音在姑娘耳边响起来。年轻人的，亲切的。

歇了一阵，就着闪电一霎的光，她扭头看了看她旁边的人——黑瘦的脸，焦灼的闪着亮光的眼睛，那不是常在海边逡巡的青年吗，傍晚，他还对姑娘讲过话。

“他……”一道温暖的热流，缓缓地流过了姑娘冰冷的全身。死的意念，突然像春天的冰山一样坍倒下来了。她慢慢爬起身来坐在沙子上，雨水顺着头发流到全身，她感到一阵彻骨的寒冷，勉强挣扎着站起身来，那个青年又说话了：“冷，你受不了，我送你回去。”

姑娘一句话也不能讲。她默默地在渐渐小了的风雨中，傍着那个青年走回学校去。

她叫林道静。

他们一同回到道静住的作为学校宿舍的偏殿里，青年从别的屋里端过来一盏洋油灯，道静从他的动作上看出，他原来也是住在这个庙里的。他小心地把灯放在桌子上，站了一下，看看道静小声说：“你换换衣服，我一会儿再来。”

她赶快找出衣服换好，拿起水壶喝了几口冷开

水，那个青年就走了进来。他依然穿着湿透了的黄色学生装，但脸上却露着欣快的笑容，自我介绍说：

“你不认识我；可是，你一来我就认识你了呢。林道静是不是？我叫余永泽，就是这村子的人。我在北大上学。林……今天真太危险了！……”

道静坐在桌子边，低着头，好像大病刚愈一样衰弱无力。停了一会儿，她仰起头，不好意思地看了余永泽一眼，低低地说：“谢谢你，不然，……可是活着也没意思！……”

余永泽站起身，靠近她旁边，沉默了一下，说：“可以告诉我吗？你有什么痛苦的事？如果我能够帮助你，那将是我最大的幸福。”

雨已经小了，淅淅沥沥地在深夜的窗外飘洒着；屋里的煤油灯在清冷的雨夜里，愈显得暗淡无光。道静振作起来，笑了一下：“当然可以告诉你，我看出来你跟你堂兄余敬唐不是一样的人。”

在艰难险厄的境地中，突然遇见了一个同情自己，而且救了自己生命的人，好像他乡遇故知，年轻的林道静便直率地推心置腹的把自己的身世和遭遇全部告诉了余永泽。

林道静的父亲林伯堂是大地主又是大学校长，她的母亲却是佃农的女儿。当林伯堂去古北口外收租时，看中了这个漂亮的村姑秀妮，利用权势把她攫为

已有。当秀妮怀学生下道静后，就被林伯堂的夫人狠毒地赶出门去。秀妮忿而自杀了。留下小道静跟着林家渐渐长大，十七岁刚读了初中三年级，林伯堂的夫人为了巴结显贵，就想把道静嫁给一个国民党官员胡梦安。道静喜欢读书，受“五四”影响，反对母亲包办婚姻，她毅然跳出家庭牢笼，一个人跑到北戴河杨庄小学，找在这儿教书的表哥寻找职业。然而她扑空了，表哥已他去。校长余敬唐骗她住在学校里，答应替她介绍职业。但是对她不怀好意，竟想把她送给这个县的鲍县长……。道静偷听到这个消息，觉得天下虽大，已无她立足之地，于是她绝望地跳海自杀。

……

“我恨！什么都恨！恨社会、恨家庭、恨我自己……为什么一个人不愿马马虎虎地活着，结果却弄得走投无路？……”

“我知道你的痛苦，就是你不说，我也猜得差不多。”余永泽点着头，颇有阅历似的看着道静的眼睛微笑一下，“自从你来到我们村子，我看你的神色，看你成天呆在海边上，就知道你必定有大的不幸和痛苦。可是那时咱们没有机会说话。”他瞟了道静一眼，微微不安地顿了一下，“不知道你看出来没有？我早就担心你会有意外，所以常常跟在你后边。今天夜里，我看你从村公所跑出来的那个神情，就更不

放心，所以住在你对面的殿里。”说到这儿，他闪着亮晶晶的眼睛笑笑，突然住了口。

道静这时恍然大悟。自从来到北戴河海边，她常常看见他好像影子般在自己身边时隐时现。原来他是有意地关心着自己。……想到这儿，她偷偷看看余永泽，不觉红了脸。

“林……”对她的称呼，他好像颇费思索地考虑了一下，最后还是秃秃地没有下文。“你今后打算怎么办呢？你知道我很……同情……”

“余敬唐既然居心不良，我只有走！”

“哪儿去？”余永泽急急追问一句。

道静望望余永泽那双不安的小眼睛，沉重而又天真地说：“哪儿去吗？不知道！到处流浪，四海为家。”

“那怎么行！”余永泽坐在林道静对面的太师椅上，急忙摇着头，“天下乌鸦一般黑，这儿黑暗、龌龊，别处还不是一样。你，一个年轻女孩子可不能再冒险。”

“那，你说怎么办呢？”道静对这个突然闯进生活里的青年，带着最大的尊敬，很快地竟像对传奇故事中的勇士侠客一般的信任着他。

“林——不客气，我们一见如故。敬唐那方面不成问题，我父亲在村中很有威望，敬唐还听他的话。

你表哥一走，小学校里还缺教员，我想你就留在这里教书。这样不是更妥善些吗？”

道静歪着头默默地听完了余永泽的话，蹙着眉，摇摇头，带着年轻人那种任性的神气拒绝说：“不，我可不愿跟余敬唐这样卑鄙的人在一起。宁可饿死，也不能为五斗米折腰。”

余永泽瞪大亮晶晶的小眼睛，凝视着面前这张苍白美丽的面孔。在这柔美虚弱的外形里，却隐藏着一个多么刚强、执拗的灵魂呀！

“我走啦，你该休息休息了。见了余敬唐可千万别露出听了他们的话，也别谈我们刚才那些——。还有，你现在可不能走。至于今后怎么办好，我们再商量。下午，到海边谈谈去好吗？我知道你爱海。”

道静起身来点点头。当余永泽走出门外略一回头，他们两双眼睛好像无意中碰到一起时，两个人都不觉红了脸。

今晚，欢笑着的海洋喷吐着白沫敲打着松软的沙滩，翱翔在空中的水鸟掠过薄暮的浮云，不时传来“啊，啊”的叫声。斜阳射在一大块嶙峋的岩石上，在它靠近海水的一小块平坦的地方，坐着林道静和余永泽。林道静低着头，看着闪闪发光的金色的海浪，思索着什么。

相对沉默许久，余永泽先开了口：“林……。我

们虽然萍水相逢，可是我觉得你是个了不起的有意志的姑娘，所以从心底里——我的同情和钦佩使我忘掉一切地关心你。——我要求你留在这儿不要到别处去，用我的人格担保绝不会有人大再欺侮你。余敬唐已经答应你在这儿教书。三年级凭你一定能做得绰绰有余。呵，可以吧？”

道静抬起头来，用愁郁的眼睛瞅着余永泽那黑黑的脸，说：“谢谢你，我知道。……我常想起高尔基的一句话：‘最光荣伟大的职务就是在世界上做一个人。’为了保持人的尊严，我不愿马马虎虎地活在世上。……”说着说着，她提高了声音，羞涩沉默的少女，突然激昂起来，那种天真的豪迈的神色，不禁使余永泽吃了一惊。“假如为了贪图物质享受，我就去做姨太太少奶奶，也不这样颠沛流离了。可是那叫什么生活！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他惊异地看着她，半晌张口不得。两个人又都沉默了。余永泽灵机一动，突然转了话题，说：“你喜欢文学？读过不少书吧？”

“喜欢。读的不多。——还没问你，你在北大读哪一系？”

“国文系。咱们喜欢的是一样。”

于是找到了很好的谈话题目，余永泽不慌不忙地谈起了文学艺术，谈起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谈起雨果的《悲惨世界》，谈起小仲马的《茶花女》和海涅、拜伦的诗；中国的作家谈起曹雪芹、杜甫和鲁迅……他似乎知道得很多，记得也很熟。林道静睁大眼睛注意地听着从他嘴里慢慢流出的美丽动人的词句，和那些富有浪漫气息的人物和故事。渐渐，她被感动了脸上不觉流露出欢欣的神色。说到最后，他把话题一转，又转到了林道静的身上：“林，你一定读过易卜生的《娜拉》；冯沅君写过一本《隔绝》你读过没有？这些作品的主题全是反抗传统的道德提倡女性的独立的。可是我觉得你比她们更勇敢、更坚决。你才十八岁是不是？林，你真是有前途的、了不得的人。……”他那薄薄的嘴唇，不慌不忙地滔滔说着，简直使得林道静像着迷似的听下来了。

上弦的月亮已经弯在天边，除了海浪拍打着岩石的声音，海边早已悄无人声。可是这两个年轻人还一同在海边的沙滩上徘徊着、谈说着。

第二天傍晚，他们又在海滩上相见了。

月亮出来了，他们仍沿着海滩散着步。

林道静接受她敬慕人的话，决定留在杨庄教小学。

几天之后，小学校就要开学了；道静送余永泽到北平去上学。

清晨，在寂寥的车站等候着东来的火车。因为时

间还早，他们就在车站外面的一片空地上并肩漫步着。

虽然熟识不过几天功夫，虽然这几天在海滨的长谈不过是些艺术、人生和社会的空泛的议论，但是当这就要分别一霎间，他们的心里却都感到了难言的依恋。尤其道静的心里在依恋中还有一种好像婴儿失掉母亲般的沉重和惶悚。在北戴河有余永泽的仗义扶助，余敬唐收回了他那卑鄙的主意，但是他要一走呢，她不能不感到像从前一样的孤独困苦。

走着走着，他们立住了。

余永泽望着道静悒悒的愁闷的眼睛，望着秋风中她那微微拂动着的浓密的短发，情不自禁地感到了一阵心跳。自从在海边第一次看见这个美丽的少女，他就着迷似的爱上了她。他是个小心谨慎，处世稳健的人，知道过早地表露是一种危险，因此，他一直按捺着自己的感情，只是根据道静的情形适可而止地谈着各种使她中意的话语。现在，他已看出道静对他有了感情，而且很真挚。因此他就想向她谈出心中的秘密。可是，他犹豫着，怕说得不好反而坏了事。于是他忐忑不安，望着道静朴素的白衣，心里燃烧似的呆想着：“含羞草一样的美妙少女，得到她该是多么幸福呵！”

道静扭过脸来，发现余永泽那双亮晶晶的眼睛灼

热地望着自己，她突然也感到了一阵激烈的心跳。于是赶快蹲下去摘起路旁的一朵小野花。过了一会，当她站起身来时，余永泽已经像平日那样在安静地微笑了。他望望车站里面说：“你回去吧，火车就要进站了。”

“不，火车开走我再走。”道静一甩头发对余永泽稚气地一笑。

## 二

道静在杨庄当起小学教员。由于自己养活自己的理想实现了，她的心情逐渐安静下来，对教书生活和孩子们也渐渐发生了兴趣。

突然，晴天一声霹雳，惊醒了林道静麻木衰颓的心。

一九三一年的九月二十四日，从山海关外开进关里的火车忽然一辆辆全装满了哭哭叫叫逃难的人，接着听说日本海军占领了秦皇岛，杨庄村里人沸腾起来了。学校停了课，家在附近的教员回了家，就是本村的教员也不到学校来。关帝庙里冷清清地只剩下道静一个人。

午后道静一人坐在教员休息室里。秋日的斜阳无